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樓

西晋三藏竺法護譯

勸意品第九

修行道地以何方便自正其心吾曾聞之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臣尒時國王設權方便無量之慧選得一人聰明博達其志弘雅威而不暴名德具足王欲試之欲知何如故以重罪欲加此人勅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来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設人持油墮一渧者便級其頭不須啓問

於是頌曰

假使其人到戲園　承吾之教不棄油
當敬其人如我身　中道棄油便級頭

尒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甚大愁憂則自念言其油滿器城里人多行路車馬觀者填道辟如水定而風吹之其水波揚人亦如是心不安隱退自念言無有一人而勸勉我言莫恐懅也是器之油擎至七步尚不可詣況有里數耶

此人憂憒不知所湊心自懷懅於是
頌曰
觀人象馬及車乘　大風吹水心如此
志懷怖懅濯不達　安能究竟了此事
其人心念吾今定死无復有疑也設
能擎鉢使油不墮到彼園所尒乃活
耳當作專計若見是非而不轉移唯
念油鉢志不在餘然後度耳於是其
人安行徐步時諸臣兵及衆觀人無
數百千隨而視之如雲興起圍遶太
山於是頌曰
其人擎鉢心堅強　道見若干諸觀者
衆人圍遶而隨之　譬如江海興大雲
當尒其人擎鉢之時音聲普流莫不
聞知无央數人皆来集會衆人皆言
觀此人衣形體舉動定是死囚斯人消
息乃至其家父母宗族皆共聞之悉
奔走来到彼子所號哭悲哀其人專
心不顧二親兄弟妻子及諸親屬心
在油鉢無他之念於是頌曰
其子啼泣淚如泉　若干種泣哭嘆又
心懷怖懅不省親　專精秉志而持鉢
衆人論說相令稱歎如是再三時一
國人普来集會觀者擾攘喚呼震動

修行道地經卷第二　第二張　樓

馳至相逐躃地復起轉相登蹦閙不
相害其人心端不見衆庱於是頌曰
衆人叫唤不休息　前後相逐不容閙
而擎油鉢都不觀　如雹雨空无所傷
觀者復言有女人来端正姝好威耀
光顔一國無雙如月盛滿星中獨明
色如蓮華行於御道像貌巍巍姿色
踰人辟如玉女又若忉利天王之后
字曰護利端正姝好諸天人民莫不
敬重於今斯女昭昭如是能八種倂
音聲清和聞者皆喜於是頌曰
舉動而安詳　歌倂不越法　其心懷歡喜
感動一切人　歌頌聲則悲　其身而逶迤
不疾亦不遲　被服順政齊　七種微妙音
奇述有五十　二處而清淨　宫商節相和
身從頭至足　庄嚴寶瓔珞　語言而美雅
猶若甘露降
尒時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
察視觀者皆言寧使今日見此女顔
終身不恨勝於久存而不覩者也彼
時其人雖聞此語專精擎鉢不聽其
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倂最巧妙　一切人貪樂

奏

辟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况於凡人
来往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當尒之時有大醉象放逸犇走入於
御道衆人相謂令醉象来蹹蹴吾等
而令横死此為鬾魅化作象形多所
危害不避男女身生瘡痍其身處處
辟若大斛毒氣下流舌赤如血其腹
委地口脣如垂行步縱横无所省録
人血塗體獨遊無難進退自在猶若
國王遥視如山暴鳴哮吼辟如雷聲
而擎其鼻瞋恚忿怒於是頌曰
大象力强甚難當　其身血流若泉源
蹹地興塵而張口　如欲危害於衆人
其象如是恐怖觀者令其馳散破壞
兵衆諸象犇逝一切觀者而欲怖死
能拔大樹賤害群生雖得杖痛无所
畏難於是頌曰
壞衆及群象　恐怖人或死　排撥諸舍宅
犇走不畏御　名聞於遠近　剛强以為德
憍慢無所録　不忍於高望
尒時街道市里坐肆諸賣買者皆懅
収物盖藏閉門畏壞屋舍人悉避走
又煞象師无有制御瞋感轉甚蹈煞

道中象馬牛羊猪犢之屬碎諸車乗
星散狼藉於是頌曰
諸坐肆者皆盡藏　傷害人畜碎車乗
覩見如是閉門戶　狼藉如賊壞大營
或有人見懐振恐怖不敢動揺或有
稱怨呼嗟涙下又有迷惑不自覺知
有未著衣曳之而走復有迷誤不識
東西或有馳走如風吹雲不知所至
地中有惶懅以腹拍地又人弱逼張
弓安箭而欲射之或把刀刃意欲前
挌中有失色恍惚妄語或有懐瞋其
眼正赤又有屏住遥覩歡喜雖執兵
仗不能加施於是頌曰
於斯迷怖懅　亦有而悲涕　或愕无所難
又有執兵仗　愁憒躃地者　邈絶不自知
攫是不安隠　皆由見醉象
彼時有人曉化象呪心自念言我自
所學調象之法善悪之儀凡有八百
吾覩是象無此一事吾今當察從何
種出上種有四為是中種下種耶以
象知之即舉大聲而誦神呪於是
頌曰
天善授金剛　吾有微妙語　能除諸貢高

羸劣能令强
彼人即時舉聲稱曰諸覺明者无有
自大亦不興熱棄除恩愛承彼奉法
修行誠信之所致也象捐貢高伏心
使安說此往古先聖二偈言
婬泆及怒癡　此世三大憍　誠道無諸垢
象熱為以消　用彼至誠法　修行亦如是
大意供象王　除惑捨貢高
爾時彼象聞此正教即捐自大降伏其
心便順本道還至象廐不犯衆人無所
娆害其擎鉢人不省象來亦不覺還
所以者何專心懼死无他觀念於是
頌曰
見象如暴雨　而心未曾亂　其雨雖止已
虛空亦不悅　其人亦如是　不省象往還
執心擎油鉢　如藏寶不忘
爾時觀者擾攘馳散東西走故城中
失火燒諸宮殿及衆寶舍樓閣高臺現
妙巍巍展轉連及辟如大山無不見者
烟皆周遍火尚盡徹於是頌曰
其城豊樂嚴正好　宮殿屋舍甚寬妙
而煙普熏莫不達　火熾如人故欲然
火燒城時諸蜂皆出放毒螫人觀者
得痛驚悑馳走男女大小面色變惡

亂頭衣解寶飾脫落爲煙所熏眼瞳
淚出遥見火光心懷怖懼不知所湊
展轉相呼父子兄弟妻息奴婢更相
教言避火離水莫墮泥坑尒乃安隱
於是頌曰
愁憂心懷不自覺　家室親屬及僕從
乘諸象馬悲哀出　言有大火當避捨
尒時官兵悉來滅火其人尊精一心
擎鉢一渧不墮不覺失火及與滅時所
以者何秉心專意無他念故於是頌曰
有衆人迷惑　如鳥遇火飛　其火燒殿舍
烟出如浮雲　頭乱而驚怖　避烟火馳走
一心在油鉢　不覺火起滅
是時五色雲起天大雷電於是頌曰
既興大霧非時雨　風起吹雲令純陰
虛空普遍无清天　猶暴象群雲如是
尒時亂風起吹地興塵沙礫瓦石塡
於王路拔樹折枝落諸華實於是
頌曰
風起揚塵而周普　興雲載水無不遍
暴風忽冥不相見　雷電俱降無不驚
彼時大雲而焰掣電霹靂落墮孔雀
皆鳴天便放雨墮於諸雹雖有此變
其人不聞所以者何專念油鉢於是

頌曰

其放逸象時　猶如大雲興　墮雹失火風
拔樹壞屋舍　其人不覩見　何善誰為惡
不覺風雲起　但觀滿鉢油

尒時其人擎滿鉢油至彼園觀一渧不墮諸兵臣吏悉還王宮具為王說所更衆難而人專心擎鉢不動不棄一渧得至園觀王聞其言則而嘆曰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親屬及與玉女不懅巨象水火之患雷電霹靂吾聞雷聲愕然怖懅雖有啓白不省其言或有心裂而終亡者或有懷駒而傷胎者人民所立悉不自覺雖遇衆難其心不移如是人者無所不辦心强如斯終不得難地獄王孝能食金剛其王歡喜立為大臣於是頌曰

見親族泣涕　及醉象暴乱　雖遭諸恐難
其心不移易　王覩人如此　心堅定不轉
親愛而弘敬　立之為大臣

尒時正士其心堅固雖遭善惡及諸恐難志不轉移得脫死罪既自豪貴壽考長生也修行道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患及婬怒癡来乱諸根護心不隨攝意第一觀其内體察外他身痛

降心法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慧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病疾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除之
心堅強者志能如是則以指爪壞於
雪山以蓮華根鑽穿金山則以鋸斷
須彌寶山其無有信不能精進而懷
諛諂放逸喜忘雖在世久終不能除
婬怒癡垢有信精進質直智慧其心堅
強亦能吹山而使動搖何況而除婬
怒癡也故修行者欲成道德為信精
進智慧朴直調御其心專在行地於
是頌曰
直信而精進　智慧无諛諂　是五德除瑕
離心無數穢　採解无量經　自覺斯佛教
但取其要言　分別義無量

修行道地經離顛倒品第十

功德住覺高巍巍　猶如學術依靜居
智慧川流善寶形　頓稽首礼大山王
從天上來下　知趣而不惑　佛生不胞胎
不入亦不出　不更諸苦惱　不著不顛倒

德重無所着歸命度生死
修行道者或懐懈怠謂法微妙難曉
難了不可分別當識苦本斷除諸習
證於盡滅修念道術辟如有人而取
一髮破為百分還續如故令不差錯
是事甚難不乎荅曰甚難甚難可以
幻化諸藥神呪續髮如故泥洹之道
不以此事而成立也雖不能致於道
證者當有方便於是頌曰
常健精進向脫門　欲覺了此難復難
勤力勸樂而無退　如深穿地得泉水
當作是觀速疾成就莫如泥洹不從
他求自因心致從他人得乃為難耳
由己勤獲何所難乎當作斯計唯以
諦觀誘進其心如誘小兒呼之至前
来取手物而食噉之小兒来至一一
擘指而無所得世人如是所見顛倒
無常謂常苦謂為樂非身謂有身空
謂為實捨四顛倒作本無觀尒乃為
順佛之教誡於是頌曰
人不曉本無　常計樂謂淨　辟如以捉捲
用以誘小兒　於是人顛倒　而有吾我想
當為現光曜　如冥中燃燈
吾有頭髮不能常久亦非淨潔弗安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第十張　樓

無我以是觀之一切皆然勸發其心
如明眼人執炬而行入於空室觀之
無人亦无所覩審諦見者亦復如是
察色之本見無常苦無吾非身虛妄見
者而反自縛解空觀者有何難乎現
可見聞得道迹者往還不還及无所
著得平等覺此等斯人吾亦是人此
等成道我身何故獨不獲乎修行道
者勸心如是捨四顛倒專於行地於
是頌曰

鬚毛爪骨肉　及諸像色形　衆来感心法
五陰之所亂　無常苦不安　无我不清淨
身如空丘舍　明者觀如是

修行道地經曉了食品第十一

佛在巴質樹　天帝奉百味　又在舍衛城
波斯匿供養　比蘭若設飯　麦飯雖甘味
皆等意受之　稽首無所著　雖食此飯已
弗著不以色　亦不造憍慢　棄捐諸貢高
所在受供養　如越大曠路　不以為甘美
是故稽首礼

尒時修行當觀飯食設百種味及織
麦飯在於腹中等无有異舉食著口
齒與唾合與唌適同若入生藏身火
煮之體水爛之風吹展轉稍稍消化

墮於熟藏堅為大便濕為小便沫為涕
唾藏中要味以潤成體此要衆味流布
諸脉然後長養鬚毛爪齒骨髓血肉肪
膏精氣頭腦之屬是外四大養內五
根諸根得力長於心法起婬怒癡欲
知是者是揣食之本由是而起於是
頌曰

墮在腹中而无異
計無央數諸上味　故行道者不貪食
於體變化等不淨

雖當飯食不求於肥趣欲支命譬如
大官捕諸飛鳥皆剪其翅閉著籠中
日擇肥者以給官廚時諸飛鳥日日
稍減中有一鳥心自念言肥者先死
若吾當肥亦死如前設不食者便當
餓死今當節食令身不肥亦莫使羸
令身輕便出入無㝵不為宰人所見
烹害羽翼可得漸漸生長若從籠出
便可飛逝從意所至修行道者亦計
如是食趣安身令體不重食適輕便少
於睡眠坐起經行喘息安隱趣大小
便身依於行婬怒癡薄其修行者當
作是觀吾不貪身除諸情欲此身非
要骨鏁相支令此身中但盛不淨无
有堅固譬如怨家無益羅網常懷怨

賊而傷親友當消息之供養奉事譬
如王者當以如何遵承佛教坐起經
行令無災患常觀汗露具知多穢將
養其命趣得行道如有親屬不可棄
捨身亦如是沐浴飯食衣被盖形如
愛一子常將護之不令寒溫飢渴之
苦非為蚤蝱蚤虱所齧如有逆賊收
閉牢獄獄吏考治若干種榜卿為前
後劫盜誰物家居所在盜何所藏與
誰同伴魁師黨部耶五毒治之氣絕
復蘇即自思惟以何方便得脫榜笞
心便開解對獄吏首逺計某國大長
者子名曰禁戒前後所偷皆者彼所
居止其家共行竊盜是吾伴侶獄吏
聞之收長者子與前賊共同一牢中
俱繫鐵鞾時長者子家有餉來便自
獨食不分與賊賊大瞋怒張目齘齒
汗出歎息欲興惡意令長者子不潜
其命況乃獨食令我自在則當逼之
不獨飲水何況獨食其長者子少小
驕樂不忍須臾不行左右欲至舍
後便報賊言共至廁上其賊報言在
卿所至吾不能行時長者子逼急窮
極謂其賊言無過於子攢牽吾閉在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第十三張 撻

刑獄令欲小起及不相從乎設不共
繫終不相報吾假相犯卿便說之以
當省過而謝其罪時賊荅曰子實无
過吾攬相牽卿眷屬多欲自免罪不見
孝治蒙得飲食故相扛耳仁有餉来
而反獨食永不相分故不相從時長
者子則報賊言解子所恨從今以往
終不相失若有餉来先當飯子然後
自食㝵我命存頸到舍後使身氣通
賊乃隨之後日餉来便勑婢使所持
飯来先奉親厚所食之餘尒乃給我
時婢奉教輒如其言使人還歸具啓長
者長者聞之心懷恚怒明日詣獄謂
其子言卿生豪族及與逆賊惡人從
事而與親厚都不覺知此攬牽汝閑
在牢獄其子報言父所言是不敬此
人以為親厚也具知是賊耳我欲小行
逼不相從身重腹脹眼及耳聾頭痛背
裂脇肋欲拔胷懷氣滿喘息欲斷心
意煩亂迷不自覺諸節欲解骨體疼
痛命欲窮絕惡對在上汗出短氣而
賊語我卿能隨吾如病從醫尒乃可
耳先以飯我然後自食吾當相從用
貪身命故為親厚也如長者子具知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第十四張 樓

此賊為怨家也用窮逼故於外示現
若如親厚而內疎薄知四大寄非常之
物四事增減輒無安隱如虵虺毒如幻
野馬水月山響解身如是其行道者亦
復解此曉知五陰皆為怨賊趣以衣
食將養其體令不危害夙夜專精如
救頭燃非以懈廢得成道德至於無
為度于三界始終之患

修行道地經伏勝諸根品第十二

其修行者婬怒癡薄設不習塵无所
嬈害未成道德非見聖諦自謂獲矣
如是行者自誡心意放之在於色聲
香味細滑之念者於五陰所作未
辦設心不隨五陰蓋者則知得道若
其心乱隨諸情欲即還恐懼當更精
進如牧牛者牧牛于澤其牛犇突戢
他禾穀牧牛者恐怖其主覺之牽將
歸家以杖捶治明日復出還在牧上
陽如不覩知復犯他禾稼不也時牛心
念牧者不見復食他苗其主見之便
復撾榜牛後恐畏不敢復犯行者如
是自誡五根不隨情欲則知道成也
若從六衰即還自制觀三塗之苦生
死之難晝夜精勤勝前万倍所未獲

者當令成就已得成就令不放逸

修行道地經忍辱品第十三

設使有人撾罵行者尒時修道當作是觀所可罵詈但有音聲諦惟計之皆為空無適起即滅辟如文字其名各異一一計字无有罵聲辟如二盲目無所見正使百盲亦无所覩罵亦如此一字不成正百千字亦悉空無設使父母家室親里共稱譽我亦復皆空當作是觀辟如夷狄異音之人雖來罵我辟如風響是聲皆空

修行道地經棄加惡品第十四

假使行者坐於寂定人來撾捶刀杖瓦石以加其身當作是觀名色皆空所捶可捶悉无所有本從何生誰為瞋者向何人怒我宿不善得致此患設無名色无緣遭厄我若欲瞋報其人者衆怨甚多不可悉報辟如毒虵及與百足蚤虱蚉蚑蜂之屬是輩嬈人無以加報假使能除外諸憂患安能辟除其內體中四百四病八十種虫以是之故當伏內心滅諸垢穢寂定其志故謂修行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第十六張　樓

秦

修行道地經天眼見終始品第十五

其修行者假使睡眠當念無常不久趣死想於衆苦生死之惱澡手盥面瞻視四方夜觀星宿以自御心棄捐懈怠不思臥寐若睡不止當起經行假令不定當移其坐想欲見明雖心中冥思惟三光令內外明於是頌曰

當念生死苦　觀罪觀四方　省視外光影
內心求照明　滅壞睡眠冥　如日消除闇
如是雖閉目　所見踰開者

其修行者常思見明晝夜无異分別大小是非所趣遠行普學无所不博思惟如是則得道眼所見平等無有弥延及淨居天於是頌曰

雖為眼目常如開　禪定所見踰天眼
普視世間衆生類　徹達天上無不見

其修行者已成道眼悉見諸方三惡之處譬如霖雨一旦晴除有明眼人住於山頂觀視城郭郡國縣邑聚落人民樹木花實流水源泉師子虎狼象馬羊麋及諸野獸行來進止皆悉見之於是頌曰

譬如明鏡及虛空　霖雨已除日晴明

修行道地經卷第二　第十七張　樓

有淨眼人住高山　從上視下無不見
又觀城郭及國邑　其修行者亦如是
觀見世間及禽獸　地獄餓鬼衆生處
修行如是觀三千界見人生死善惡
所趣是之名曰所達神通於是頌曰
雖有甘露无上味　見三千世德踰彼
其修行道隨佛教　疾得神通無罣㝵
佛皆普見一切淨　愍傷衆人故說此
決終始根令速度　以无極義而分別

修行道地經天耳品第十六

識慧為轂寂應緣　無所罣㝵順正道
其有轉此道法輪　稽首轉輪大聖族
察省若干之伎樂　設有悲哀心正等
聞諸天人地獄聲　叉手稽首尊淨性
其修行者適成天耳便得徹聽亦无煩
憒譬如有人掘地求藏本規索一井
得餘藏行者如是本求天耳徹聽隨
從恚聞天上世間之聲於是頌曰
計彼修行者　興法以善權　精勤得天耳
觀天上世間　徹聽自然生　所聞亦無限
如人地求藏　自然得餘寶
譬如夜半衆人眠寐一人獨覺上七
重樓於寂靜時聽省諸音伎樂歌儛啼

泣悲哀搥鼓之聲修道所見亦復
如是心本寂靜遥聽地獄啼嘷酸苦
見聞餓鬼及與畜生天上世間伎樂
之音是為天耳神通之證於是頌曰

如夜衆處皆眠寐　一人起上七重樓
靜心而聽一切人　伎樂歌儛之音聲
其修道者亦如是　天耳徹聞諸音聲
其在三界諸形色　悉曉了知其語言
從無央數大經義　我得其餘服甘露
譬如人病服良藥　今演世尊天眼教

修行道地經念往世品第十七

智慧為牙善根元　經法成華德為果
解脫示現立不動　今吾歸命佛大樹
從億百生殖善根　昔無限世寂梵行
識百千億本宿命　佛覺意强歸心定

假使修行心自念言吾從何來致得
人身以天眼視明心徹覩本生為人
若在非人譬如有人從一縣邑復至二
縣識前往返坐起之處也修行如是
自念本生所歷受身名姓好惡壽命
長短飲食被服皆悉識之彼沒生此
此終生彼如是之比知無央數所更生
死是号曰識本宿命神通於是頌曰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第十九張　樓

以天眼覩曰修行 知無數劫所歷生
皆見過去可受身 譬如乘船自照面
佛所生處悉識念 吾覩諸經而鈔取
是為号曰昔所更 以慧之心採至要

修行道地經知人心念品第十八

不可計衣宣 知衆所趣念 自觀心所思
是非定放逸 志所懷至意 解了無量智
而除諸瑕穢 願歸尊最勝

其修行者以天眼視人及非人是非善惡端政醜陋徹覩心行所明窈冥喜瞋恚者其心如斯志和悅者當所趣矣於是頌曰

天眼之徹視 見諸人非人 觀察衆顏色
而觀心所念 知其意本元 何緣獲此行
其修道恚省 懷瞋及和悅

譬如有人坐於江邊見水中物魚鱉黿黿鼉及無央數異類之虫修行如是觀衆生心所念善惡了了无疑是名神通知他人心所念善惡於是頌曰

覺眼明了心清淨 因修道行而獲斯
知他心念所思想 猶如見樹根枝葉

譬如賈客欲得水精之珠便入江海則得此寶并獲真珠金剛珊瑚車渠

馬瑙修行如是棄于睡眠專心在明
則得天眼并獲天耳神足自知已所
從来見他人本是故修行當習覺明
於是頌曰
如以一事入江海　所獲無數大珎寶
修行如是除睡眠　天眼聽飛識本末
修行若斯志寂定　今吾所宣如佛教
見無量色踰天眼　覩衆生心念是非
其忍厚力踰於地　柔軟安和過於水
秉志堅固如須弥　越於人民超虛空
深慧過於江　如海無瞋恨　其德莫能及
頭稽首衆勝　其心而懷道　諸天所嗟歎
執心而一定　非以為歡喜　彼調柔等意
非以所增減　明德无輕戲　吾頭稽首礼
假使修行心有輕戲便當思惟愁感
之法會當歸死未得度脫无常之法
非歡喜時所有恩愛會當别離於是
頌曰
無數諸川流　滿若耶汜水　未度死河法
耗乱及歡喜　无量之恩愛　不久當别離
非常之惡對　各連隨罪福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吾儻命終不成
道德亦未向道或恐犯逆不隨法教

修行道地經卷第二　第二十張　樓

入于三塗不得免濟無底之患墮衆
邪見得无迷惑復更胞胎將無積骨
若如太山或恐斷頭血如江海或值
涕泣淚如五河與父母別妻子无常
兄弟死亡憂惱無量於是頌曰
尚未得成道　不断恐死原　當更百千難
當復入胞胎　未除憂感根　遇衆無量惱
不得歸聖道　三塗自然開
修行自念宿夜恐懼儻墮禽獸非法
之處常懷害心轉相食命無有著耻
從冥入冥已墮此患難復人身一錢
投海求之可得已失人身難得於此
於是頌曰
貪婬所蓋怒癡冥　欲杖所驅無羞慚
以入畜生之雲霧　而墮此苦復人難
行者自念我身將無墮於餓鬼曾聞
其人執持凡器盛以涕唾膿血及人
職吐以為飲食遍行乞匃於是頌曰
以不淨之器　凡朽而不完　盛膿血涕唾
服之如飲水　貪餮常鬪諍　因罪之所致
作行如是者　則墮餓鬼道
修行道地經地獄品第十九
修行自念我身將無墮於地獄曾聞

罪人適共相見則懷瞋恚欲還相害
手爪鋒利若如刀刃自然兵仗矛戟
弓箭丸石也當相向時刀戟之聲若
如破銅兵仗碎壞刀矛交錯若如羅
網罪人見此心懷愁憂於是頌曰

是輩諸罪人　在地獄相害　意欲得兵仗
應心皆獲之　刀刃持相害　如水羅網動
猶夏日中熱　刀刃炎如是

或有恐怖不自覺知又有稱怨而懷
毒恚欲相害令以此為樂遂興諍鬪
轉相推撲還相傷害節節解之頭頸
異處或剝其身血流如泉刀刃在體
痛豈可言刀瘡之處火從中出或身
摧碎譬如亂風吹落樹葉有臥在地
身碎如藂須臾之間身復如故於是
頌曰

挽鬉相扠蹋　展轉相牽曳　罪人會共鬪
苦惱無央數　恐怖更相加　當尒時大戰
譬若拔藁樹　相推壓如是

尒時罪人須臾平復涼風四來吹令
如故也守獄之鬼水灑人上已活且
趣過惡未盡故使不死閻獄鬼聲即
起如故於是頌曰

以水灑其身　涼風來吹之　尒時獄罪人

又聞守鬼言　罪人身壞碎　即活而有想
塵勞罪未盡　當復受考治
尒時罪人往轉復相見即懷瞋恚口
脣戰慄眼赤如血腸胃脫落戰鬪如
故結怨以来其日固久身體傷壞墮
地流血辟如濁泉身體平復復從地
起相害如故於是頌曰
墮於地獄中　勤苦不可言　相害懷大恐
宿罪之所致　數數而見害　還復活如故
惡意反相向　種罪無休息　於此世鬬人
喜造爲怨害　在於想地獄　受罪如本行
是故同行人　久長處罪獄　相奪命无數
死復生如故　住世犯罪者　墮於想地獄
辟如芭蕉樹　適壞旋復生
罪人若墮黑繩地獄彼時獄鬼取諸
罪人排著熱鐵之地又持鐵繩及執
鐵鋸火自然出拼直其體以鋸解之
從頭至足令百千段辟如木工解諸
板材於是頌曰
守獄之鬼受王教　鐵繩拼身以鋸解
其鋸火然上下徹　撲人著地段段解
守鬼又以斧斫其身斤鑿并行辟如
木工斫治材木或令四方而有八角

治罪人身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守鬼罪人惡行會　斧鑿斤鋸及與繩
劈解罪囚如木工　譬如有人新起屋
時獄守鬼火燒鐵　繩互縶其身截肌
破體徹骨至髓髆脊髀脛頭頸手脚
各令異處於是頌曰
考治百種痛　在於黑繩獄　皮剥以斧解
見斫如起舍　各支解其身　血出如流泉
骨肉別異處　酷痛叵具言　閻王之守鬼
破其身如此　彼過罪未盡　膿血流若斯
其有墮在合會地獄罪坮所致令罪
人坐鐵釘釘其膝次復釘之盡遍其體
身碎破壞骨肉皆然諸節解脫各在
異處其命欲斷困不可言自然有風
吹拔諸釘平復如故更復以釘而釘
其身如是苦惱不可計數百千万歲
於是頌曰
以無央數百千釘　從空中下如雲雨
碎其人身若磨麵　本罪所致遭斯厄
火雨鐵椎及復鐵杵黑象大山鎮其
身上如擣甘蔗若笮蒱萄髓腦肪膏
血肉不淨皆自流出於是頌曰
黑象鐵杵大石山　笮以鐵輾碎其身

見地獄鬼皆懷懮　破碎其身如甘蔗
以鐵輾輪而笮其身如壓麻油置著
日中以杵檮之於是頌曰
獄吏無慈仁　以鐵輾杵臼　困苦於罪人
如笮麻油人
尒時罪人遥覩太山見之怖走入廣
谷中欲望自濟而不得脫適入其谷
轉相謂言此山多樹當止於斯時各
怖散在諸樹間山自然合破碎其身
於是頌曰
以積衆罪殃　已之本所造　彼時諸罪人
悉入於山谷　適入山谷已　彼山自然合
碎罪人身時　其聲甚悲痛　既無加哀奪人命
宫牛羊猪麞飛鳥　危他人身獲此惱
在合會獄痛无數
又遥見火燒罪人謂言此地平博草
木青青譬如琉璃當往詣彼尒乃安
隱即行逆火坐樹木間四面火起圍
遶其身燒之毒痛嘷哭悲哀東西南
北走欲避此火輙與相逢不能自救
於是頌曰
爪髮自然長　色變燒炙痛　風吹體舌乾
見獄吏怖懮　无數衆罪人　為焰之所燒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第十六張　楼

煙熏火燔之 如蛾入燈中
又復遥見鐵葉藂樹轉相謂言彼樹
甚好青草流泉共行詣彼無數百千
諸犯罪人悉入樹間或坐樹下或有
住立或睡卧寐熱風四起吹樹動揺
鐵葉落墮在其身上剥皮截肉破骨
至髓傷腸胷背截項破頭於是頌曰
多所依信害衆生 墮于地獄謂有活
熱風四起落鐵葉 辟入于闇傷如是
尒時鐵樹間便有自然烏鵲鵰鷲其
口如鐵以肉血為食住人頭上取眼
而食破頭噉腦於是頌曰
彼人前世時 依信而害生 以鐵落身上
解解而斷截 烏鵰甚可畏 四面來擊人
住頭而脫目 發腦而食之
於是鐵葉大地獄中便自然生衆狗正
黑或有白者走來嗥吼欲擊罪人罪
人悲哭避之而藏或有四散或怖不
動狗走及之便捉罪人斷頭飲血次
噉肉髓於是頌曰
張口齒正白 吼鳴聲可畏 吐舌而舐脣
強逼傷害人 以刀傷其身 鳥獸所食噉
皆毒見惱害 坐依信煞生

尒時罪人為狗所敢烏鳥所宮恐怖
怔走更見大道分有八路皆是利刀
意中自謂生草青青有若干樹當往
詣彼行利刀匕截其足跌血出流離
於是頌曰
其人受經律　破壞於法橋　見有順戒者
而强教犯戒　逐之入長路　刀刃截其足
足下皆傷壞　窮極不自在
尒時遥見諸刺棘樹高四十里刺長
尺六其刺比緻自然火出罪人心念
彼是好樹種種花實皆共往詣到鐵
樹間於是頌曰
遥見鐵樹葉　枝柯甚高遠　利刺生皆鋒
或上或向下　其罪人及見　謂為是果樹
宿命罪所致　殃垢之所犯
尒時有羅刹顏貌可畏爪髮悉長衣
被可惡頭上火出捉持兵仗来撾罪
人勑使上樹罪人恐懼涙出交横悉
皆受教其刺下向皆貫彼身傷其軀
體血出流離於是頌曰
體大色如炭　羸瘦惡目張　獄王使持杖
皆撾擊此人　前世積罪殃　愚喜犯他妻
自言我宿過　血流刺傷身
修行道地經卷第一　第廿八張　樓

尒時罪人為守鬼所射箭至如雨啼
泣悲哀呼使来下刾便上向貫軀如
炙復喚使上罪人叉手皆共求哀歸
命悪鬼願見原赦於是頌曰

從刾樹上来下巳　獄王守鬼逆刾宮
為箭所射而叉手　求哀可愍欲免罪

時獄守鬼聞見求哀益以瞋怒復重
擿刾更遣使上體悉傷壞啼哭還上
於是頌曰

獄王守鬼而擿刾　求哀欲脫鬼益怒
時諸刾貫身悉傷　勅使還上復如故

彼鐵樹邊有二大釜猶若大山守鬼
即取犯罪之人著鐵釜中湯沸或上
或下辟如人鬧大釜之中煮于小豆
而沸上下又於鑊湯若千万億年考
治毒痛於是頌曰

設得為國長撗制於万民　以至地獄界
考治百億年墮于鑊湯中　在釜而見煑
以火燒煑之辟若如煑豆

從鐵釜脫遥見流河轉相謂言彼河
洋洋而有威神水波興降衆花順流
兩邊生樹其𦵔青青蔭彼河水底皆
流沙其水清涼往詣飲水洗浴解疲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第十九張　樓

兩邊生棘罪人不察入彼河水悉是
沸灰於是頌曰
其人前世宮水盂　血肉皆落遺骨髓
本謂涼水反沸灰　甚深而熱沸踊躍
罪人墮在沸灰地獄鬚毛爪齒骨肉各
流異處骸體筋纏隨流上下適欲求
出守鬼鉤取卧著熱地風起吹之體
復如故獄鬼問曰卿所從來欲何所
湊罪人荅曰不審去來計從若干百
千億歲飢不獲食以飢渴故守鬼
取鉤鉤開其口以燒鐵圍又以洋銅
注其口中燒罪人咽腹內五藏悉爛
腸胃便下過去毒痛甚不可言過惡
未盡故又死也去河不遠有二地獄一
名曰叫喚二名大叫喚以鐵為城樓櫓
百尺埤堄嚴牢悉以鐵網覆蓋其上
罪人相謂此城大好共往觀之適入
中已心自念言已脫恐難無復衆惱
歡喜踊躍皆稱万歲或面掐地或仰
面卧或瞻眠擗破傷面者四垣從外
自然有火燒諸樓櫓埤堄衆網及門
悉然城內皆火燒罪人身展轉相見擗
如然炬猶若擲雹亦如散火焚體毒

痛辟如火箭射象叫喚苦痛叵言積
百年巳東門乃開時無央數百千罪
人悉走趣門適至使開相排墮地如
大樹崩轉相鎮壓若如積薪過惡未
盡故令不死於是頌曰
至恐怖懅叫喚獄　求救護故而到彼
如大積薪以火燒　罪人如是相積燒
若斯燒毒痛　叫喚走四散　常畏於獄鬼
恐怖而懷懅　若受於所寄　抂突不肯還
閉在叫喚獄　惡罪受毒痛
受無央數之苦酷　為火所燒甚困厄
遣無量惱不可言　罪人叫喚大叫呼
尒時罪人脫出叫喚獄欠入阿鼻摩訶
地獄守鬼尋即錄諸罪人五毒治之
挽其身體如張牛皮以大鐵釘釘其
手足及釘人心拔出其舌百釘釘之
又剝其皮從足至頭於是頌曰
挽身如牛皮　鐵釘而釘之　兩舌之所致
鐵釘壞其舌　剝身皮鼑地　若如師子尾
如是計數之　受苦不可量
於是守鬼錄取罪人駕以鐵車守鬼
御車以勒勒口左手執御右手持杖
過之令走東西南北罪人挽車疲極

修行道地經卷第二　第二十張　樓

吐舌被杖傷身破壞軀體而皆吐血
躃地傷胷於是頌曰

罪人駕之以鐵車　獄鬼驅之令犇走
撾搒其身而吐血　如馬戰鬪被矛瘡
若無有信輕善人　自犯罪惡謂應法
凶罪引之入阿鼻　受无央數諸苦毒

阿鼻地獄自然炭火至罪人膝其火
廣大無有里數尒時罪人發於邪念
及從曲道謂是好地即入火中燒其
皮肉及筋血脉適還舉足平復如故
於是頌曰

時炭火然至于膝　既自廣長復風吹
罪人行上然爛皮　捨正入邪罪如斯

得離此獄去之不遠有沸屎獄廣長
無數其底甚深罪人見之謂是浴池
轉相語言彼有浴池中有青蓮五色
之華當共往洗飲水解渴悉皆入中
沉沒至底中有諸蟲其口如鐵鍼以
肉為食鑽罪人身壞破肌膚從足鑽
之乃出頭上眼耳鼻口皆有蟲出本
罪未竟故令不死於是頌曰

罪畢所致受毒痛　尒時罪人阿鼻獄
苦痛歎喚而懊惱　挓其身體鐵釘之

沸屎臭不淨廣長無數量　悪露皆在彼
其底而甚深　犯罪無一善　墮此閻王獄
斯諸罪人輩　鐵嘴虫噉之
在炭火獄及阿鼻　并一切瑕沸屎中
墮於流河罪所興　宿殃所致故不死
於是有二獄名燒炙熇煑彼時守鬼
取諸罪人段段解之持著鐵上以火
爇之反覆鐵鏟以火炙之於是須臾
已到于大苦在燒炙熇煑罪中殃老者
則識本行悪以刀段段解破壞令無數
開鏟燒炙之著鐵上爇之在燒炙熇煑
可悪為瑕惱無數人見酷如厨作肉羹
設害於賢者　擲之大火中　其犯戒壞法
洪為見蹈蹴　作人性剛弊　常喜害衆生
所食無所擇　生城守獄鬼
修行道者心自念言吾身將无以此
之比墮八罪獄及十六部又吾前世
無數生来更斯悪道假令不能究竟
聖道當復入中辟如有人犯於逆悪
王勅邊臣明旦早時予剌百瘡日中
剌百向暝剌百彼人一日被三百瘡其
身皆壞无一完處體痛苦惱甚不可
言雖有此痛比地獄惱百千万億無

數之倍不可相喻地獄之痛甚苦如
是也於是頌曰
自犯衆惡牽致斯　毒痛見考而可憎
覩此苦惱當諦思　常勤精進速成道
其修行者立是學地當除歡喜堅固
其心若志輕擧當自制止辟如御者
將御馳車於是頌曰
喻若燒炭火　未曾有休息　常遵此苦痛
晝夜酷无量　以利諸矛戟　見剋百倍痛
討此衆惱害　不比獄毛痛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吾身今者未脫
衆患不當歡欣如是自制不復輕戲
若斯立者則能專行入于善法行者
尒乃戰慄驚恐夙夜不違其法於是
頌曰
覩衰耗若斯　如樹果自傷　且觀罪塵勞
積之如太山　見是穢濁苦　人犯墮惡道
專精在修行　棄歡及調戲
觀於惡道窈冥苦　而佛經法照如日
以猷衆患順講此　依鈔經卷除輕慢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